

虞初新志 第五冊

清張山來著

局校印
進步書

虞初新志卷十六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周亮工減齋

因樹屋書影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水阜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裏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圓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比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圈摹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成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棊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纏細間架疏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

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選衆賓客至。訪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觴。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人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比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令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嗣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

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人。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料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人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布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為所竊矣。某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費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貴。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萬曆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龍計。僧應之云。出龍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悅。命解絳縗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龍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

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怖。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龍面赤鷄。狰狞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効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詰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即懇龍面赤鷄者為我洩墳矣。尚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觀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鬚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掃不沐。而畧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媟媯媯。多從之遊。時孫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誠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

選士以備用耳。若臃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齁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盤核。投罿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庵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柈盂盆，益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門縫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敲北窗以首枕窗而臥。

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
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
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
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特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
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
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洛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
求得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
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
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戎遊不免可致
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日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
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憐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
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塲
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
此大悖謬豈世上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

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紳。蓋者耶。吾人安得叩九闕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遷。明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燎之有孔。二體俱焚。推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為龍火。焚金鐵為佛火。焚人之火。是為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熾。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於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秩廟事矣。○某道人生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為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為觀美。領不綴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屨。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貽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使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
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
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
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
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
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為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
奇癟召工取之內黃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
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窮而省曰神意得
無使我積穀乎乃出全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難得四十餘金家日起至
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閩間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
而言之則為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矣

江州黎塊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

入野祠雷隨入礮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
何格格憐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
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遁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掣戶樹一朱衣女
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閉久之終不
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
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丈者云是
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何姑按唐
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紺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
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為莫逆交予少時獲硃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
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浩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
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陰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

跣曲拳和南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榦荷葉鉢經卷畢
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猿猱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窓淨几息心
詠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丈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緋褐而神情風
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
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
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輒耕錄載
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背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
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
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
研思彌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
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末之流憇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
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為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
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為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
木為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瑚之語以戒後之特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
索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挿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顛其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散。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閨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為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院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嘘火。蓋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焉。叩鍾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凡煎茶。統為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絹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為楮葉。推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述甫

張南邨名惲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為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錐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蠶盂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苕霅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即為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即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為恨。若

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柂為記采樹葉題詩以為常南邨為人坦夷近情不為矯激之言不為崖異之稱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襆遊士大夫問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即甚湫隘置雜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即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擾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胠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屬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謔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為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

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已之言。欲以身後為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却裏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劍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東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為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那久。一旦遠甫為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雄郡王作畫。王喜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尚未疑。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波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骨。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槩略相似。相

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畧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
睡字為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凡以累君一日方
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閉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為買棺斂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歟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
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溢兩面。
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
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
即詭對曰。此固吾鄙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非五金。
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為言。
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
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
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要約而後告于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

全界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眾曰此名定水帶者
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
五十金而已哉人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
其中雖鹹而立化甘泉可無病沒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
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攬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
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闢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益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
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所
賈識頃增聲價百倍不胫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歲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
默坐聽諸凡咷嘒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
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顧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顙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
搜微妙心盡心通固有遺墮矣於是遂專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
每一音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